

眞
珠
船

黃 帝 經

眞珠船卷五

咸甯胡 侍承之著

繡水陳皋謨襄甫校

繡水沈德先天生校

戰車戰船

近制帥造戰車戰船將襲套虜而吏胥科索閭里騷然余以爲地利人事皆甚不宜不惟無功抑恐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因閱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槩於余衷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

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
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鷺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
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
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
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
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
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
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
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服自賃牛具終日方進
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

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
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
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
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顧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
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
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
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至於一
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
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
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

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
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旣
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右二疏出滴水集容齋四筆
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尙艱車豈易行黃河兩
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刹

刹韻會以爲佛寺非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
翰註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註刹塔也南史虞愿
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
五層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惟茲寶塔妙跡可傳又云豈如

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答同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
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刹爲佛塔
無疑說文又解爲柱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卽幡
柱也沙門得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
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
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
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煩而寡要豈不爲西京
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

下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亦云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摹姑

小兒無辜疳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按之轉動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淫食臟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爲鷓鴣落羽所污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晒衣須火烘衣聖惠方急用竹刀刺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項小骨高尻削體痿癢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癥是名丁奚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

煩渴嘔噦是爲哺露二者皆無辜種類最爲難治韻會云
蓼姑小兒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東牆

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
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子
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土產東
牆似蓬草實如穠子十月始熟子虛賦東牆雕胡註東牆
實可食廣志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
幽涼并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余意一物東牆訛爲
登廂又訛爲登粟耳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鑿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懷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

盧坦之言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

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爲警切貪黷之子尙諦思之

夫妻義絕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沁州李子千毆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凶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旣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拏盡斃獄中凶狠之人亦豈肯顧况白氏之父旣被李子千毆殺則白氏

卽係屍親讐不共天伉儷義絕若復瘐死囹圄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凶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卽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墓在雁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蘇志以爲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誥以奉使黃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爲正

喬文惠上梁文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而子孫

淪喪况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
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閹掾之徒子孫旣
闕財產不貲而猶豪奪巧掊孳孳靡輟不知爲誰作牛馬也

汎濫追呼

眞西山政經云一夫被迫舉室惶擾有特引之需有出官
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
初書簾緒論云凡與一人競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
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
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
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

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茲
二說曲盡其事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
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爾
雅翼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爲酒關東
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蓋皆謂黍爲黏也余按詩
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秬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
謂之糜子黏者謂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
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亦謂秬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

黑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秬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稭二米者也

稷

余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高琇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蘆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爲稷也按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余謂稷卽粟米不須疑本草也

粱

爾雅藁赤苗注今之赤梁粟芑白苗注今之白梁粟皆好
穀詩詁梁似粟而大本草圖經梁米有青梁黃梁白梁皆
粟類也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
梁穗大毛長穀米俱粗於白梁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梁
穗亦大毛多而長穀粗扁長不似粟圓諸梁食之比他穀
最益脾胃性亦相似粟米比梁乃細而圓種類最多功用
無別梁今燕代間謂之梁穀關西謂之毛穀白者曰芝蔴
梁一曰鶉鴿彈

秣

爾雅衆秣注謂黏粟也說文秣稷之黏者也汜勝之書梁

是秣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秣北人謂秣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秣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秣而本草別出秣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肖五割切列骨之殘也一作歹另作𠂔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一作𠂔